

錢塘遺事卷之二

武陵 劉一清 編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
邸四世本支之盛亙古未有楊誠齋時爲宮僚賀光
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眞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讀
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值世總丁
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
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孝宗恢復

錢塘遺事卷二

一

高宗之朝有恢復之臣而無恢復之君孝宗之朝有
恢復之君而無恢復之臣故其出師纔遇少衎滿朝
爭論其非屈已請和而不能遂孝宗之志惜哉

辛幼安詞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
惜長春恨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
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
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妬干
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
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煙柳正在

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聖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至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虜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因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丘宗卿詞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錢塘遺事卷二

二

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烽火猶記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朱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皆可用

東窗事發

秦檜欲殺岳飛於東窗下謀其妻王夫人夫人曰擒虎易放虎難其意遂決後檜遊西湖舟中得疾見一人被髮周聲曰汝誤國害民我已訴于天得請于帝矣檜遂死未幾秦熺亦死夫人思之方士伏章見熺

荷鐵枷因問秦太師所在熺曰吾父見在豐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

慶元侍講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爲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旣知學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爲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

錢塘遺事卷二

三

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白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于是謀逐公忽一日內降御批云朕閱卿耆老當此隆冬恐難進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事爭畱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卽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只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卽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此言不

可不察今侂胄所爲不止如宗良而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尙能逐之使去復用袁佐諫官尙能論之使懼不謂陛下始初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往語則其聲勢可知矣上謂宰相曰侂胄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畱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畱之上曰此人質直兼是先朝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憂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龜年子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眾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爲侂胄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

錢塘遺事卷二

四

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熒燭清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宴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吃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悔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效終不可泯

韓平原

宋寧宗旣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閤劉弼嘗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侂胄不爲無功亦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不答由是漸有邪謀迄逐眾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着令人暗斷魂

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與平原余亦作一篇云
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烟不使慶元爲慶
厓也由人事也由天

趙子直

韓平原傾趙子直罷政遠竄薨于古鄴訃聞有無名
子作詩大書于朝天門下云兩手旋乾復轉坤羣邪
何事肆流言狼胡跋扈傷周旦魚腹銜冤葬屈原一
死固知公所欠孤忠猶賴史長存九原若見韓忠獻
休說渠家末世孫

韓平原客

錢塘遺事卷二

五

韓平原嘗爲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旣
而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
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
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柄外間議論
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疊卵矣尙復何言
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于
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于平章則皇子怨
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斥逐貶死不可
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興旣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
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于殺掠內地

之民死于科需則四海百姓皆怨矣叢是眾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間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无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卹生者召還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卹死士除苛解擾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遊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不能決

錢塘遺事卷二

六

欲畱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濟王

濟王已廢潘壬潘丙謀立王遺書李全約以二月望日舉事爲邏卒獲其行人并書以白彌遠彌遠易書以二月改作三月且許行人以美官重賞令其以書達全二月潘壬潘丙率太湖亡命數十人各以紅半袖爲號乘夜踰城而入至邸索王言推戴事王聞變易敝衣匿水竇中久而得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王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否眾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楮券犒軍命守臣謝周

卿率見任寄居官入賀且揭李全榜于州門言史彌遠廢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以爲江東狡謀比曉王視其士卒則太湖漁人巡尉司弓兵而已王知其謀不成乃與郡將州兵勦之其數元不滿百也王元春以輕舟告變于朝史彌遠急召殿司將彭恂赴之兵至而事已平矣乃班師時全守淮安知所約失時遂叛歸北史彌遠欲殺濟王遣其客余天錫來且頒宣醫視疾之命時王本無疾天錫諭上意逼王就死遂縊于州治尋下詔貶王爲巴陵郡公其後魏了翁眞德秀洪咨夔潘枋相

錢塘遺事卷二

七

繼上疏咸言其冤大理評事胡夢昱應詔上書言濟王之不當廢引用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百餘言訐直無忌彌遠恐竄夢昱于象州紹定壬辰沛恩宥過夢昱已不及矣贈朝奉郎諡剛簡仍官其子

三京之役

寶慶乙酉趙葵趙范全子才奏因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之議以聞于朝乃命趙范開闢于光黃之間六月全子才合淮西兵萬餘人赴汴以十二日離合肥七月二日抵東京距城二

十里駐兵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文書來降先是黃河南舊有寸金淀乃爲金人所決河水淫溢自壽至汴水深齊腰行役良苦子才駐汴以俟糧嵩之主和中沮之不肯運糧卒致誤事江南滁州路鈐樊辛路分王中以偏師下鄭州陳州蔡州望風歸附趙葵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至汴與子才軍會因謂子才曰我軍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議攻洛陽潼關奚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趙葵益督促之遂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軍一萬三千人命淮西帥機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

且命楊乂以廬州強勇軍一萬五千繼之各給路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爲辭敏子以二十一日啓行二十六日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趣洛陽至夜踰城大躁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戍洛陽者皆空其城以誘我矣及曉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二十八日迪等遂入洛陽二十九日軍食已盡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乂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百步外有立紅黃涼繖者眾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乂倉卒無備大潰擁入洛水者甚眾乂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兵奔迸而至云楊乂一軍

已爲金人大陣衝散今北兵已據北岸矣于是在洛之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敏子與戰勝負半之士卒乏糧遂殺馬而食俟糧不至遂班師

大字成犬

寧宗初政首召眞德秀魏了翁諸君子在朝天下人心翕然向化史彌遠欲逐眞德秀魏了翁梁成大自然薦于史相遂除成大爲察院成大貽書所親曰眞德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而以成大守建寧拆眞德秀宏詞坊苟可以摭摭者无所

錢塘遺事卷二

九

不盡其致矣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犬余謂犬之狺狺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于主也今夫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翦天子之羽翼外而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于主也吾意犬亦羞與爲伍矣

辛卯火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榭也人言藉藉迄不免責

史彌遠

史彌遠開禧丁卯爲禮部侍郎與楊太后誅侂冑其事甚祕侂冑死寧宗不知也居數日上顧問侂冑安在左右乃以實對上深悼之彌遠出入宮禁外議譁然有詩曰往來與月爲儔倡舒卷和天也蔽蒙蓋以雲譏彌遠也彌遠爲相十七年如眞德秀魏了翁者皆遭斥逐楊后之事濟王嫉之一日書於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左右以告彌遠彌遠銜之及寧宗疾革廢濟王而立理宗使潘壬潘丙之謀成彌遠將安所容其身哉理宗之立又獨相九年用余天錫梁成大李知孝等列布於朝最用事者薛極胡榘聶子述趙汝述時號四木及上親政臺諫爭言其非上思其功不忘復進其姪嵩之

夾攻遼金

紹定辛卯襄帥言陳垓奏韃靼國遣使約夾攻女眞壬辰國兵與韃靼兵合圍燕京金義宗自汴京突出奔歸德府癸巳一月遣襄陽太尉江海棗陽帥孟珙以兵至蔡州兵駐城南帥臣史嵩之運糧十萬給南北軍端平甲午正月北兵至蔡州宋孟珙兵先薄蔡城下金主知城必破乃傳位後主閉閤自縊愚嘗

謂宋之與鄰國有兩失宋之與遼自眞宗澶淵之役以姪事本朝世守歡盟一旦從女眞之請議夾攻遼高麗嘗遣使尋醫託其言以勸中國矣而徽宗不信又啓脣亡齒寒之患矣童貫兵出白溝而無紀律兵抵燕京而卽奔潰金人哂之反得以欺我卒致靖康之禍金雖世讐在所當滅眞西山言金亡而中國之憂始大洪咨夔奏金亡必有興者二公有先知之明矣